

读城

我的九河

吴相艳

九河，是一条路的名字，在沧州城南自东向西，穿运河而过。路宽阔笔直，两边的梧桐树遮天蔽日，卫士一样英姿飒爽，较之别的路上那些妖娆的海棠、绚丽的玉兰，梧桐树把九河路映衬得分外阳刚，使一条路颇有了几分北方汉子的硬朗气质。把一条城市街道据为“己有”，似乎矫情，却源于真情。它是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东奔西往，寒暑相接，如斯日久。对一个城市的爱，是时间酝酿的种子。我是在哪一天，让这粒种子顺着这条城市“血脉”枝繁叶茂的呢？

沧州，原本是母亲的故乡。在上世纪60年代那场大饥荒中，外祖父带着几个嗷嗷待哺的孩子曾经以最悲凉的方式逃离故土，流落他乡。但沧州这个名字，却被母亲反复提及。在母亲的追击中，那里威风凛烈，孩子们都会在把式房里练上三拳两脚，路见不平一声吼，是那片土地的自然色；那里，有一头巨大的铁狮子和古老的城墙，一场瓢泼大雨过后，被冲刷过后的古城墙下，偶有露出的铜钱，成为女孩

风物

枢府名瓷

杨文享

元代瓷器珍品，除青花外，还有枢府瓷。

“枢府”是枢密院简称，元朝最高军事机关。元朝重军事，枢密院位高权重。枢府卵白釉瓷就是枢密院在景德镇窑定制、由朝廷“浮梁瓷局”监造的宫廷用瓷。

因传世极少，长时间仅文博界了解。1982年，安徽省歙县出土一批窑藏元代枢府瓷后，才引起了国内外陶瓷界的关注。随着珍品不断发现，逐渐纠正了人们元瓷量少质粗的偏见，改变了陶瓷研究中重宋、明而轻元的倾向。对于大众而言，不说拥有一件，就是能近距离观赏一下、与其零距离接触一回都需要随缘。收藏界更有“收十件明清官窑瓷器易，找一件枢府器难”的说法。

现在，这只枢府瓷折腰碗，就摆在沧州金街“藏宝阁”展品柜中，犹如静水花开，静静地回忆着自己的前世今生。

较之元青花艳俗，她属于单色釉，釉面莹润明澈，更显高贵典雅。宋代崇尚尚青如玉的青白瓷，元人尚白，崇尚偏白乳浊的卵白釉，卵白釉正是从青白釉脱胎发展而成。而那种失透状的神秘、凝重，正吻合枢密院的军事活动及大禧院的祭祀活动。碗的内壁对应印有“枢”“府”二字，字体清瘦硬朗，大有唐人笔意。明《新增格古要论》：“元朝烧小足印花者，内有枢府字者高”，说明带“枢府”铭的卵白釉器在明代人眼中已是十分珍贵的佳作。内底印五爪龙，小头，鹿角，无发，细颈，躯体瘦长有力，犴厉霸气，昂首曲身腾飞于祥云之中，气势恢宏。《元史·舆服志》：“双角五爪龙臣庶不得使用。”在封建等级制度最严格的元朝，任何人都不得僭越，也不敢僭越，只有九五之尊的皇帝或位高权重的皇亲国戚才配使用。国内现存最大、年代最久的九龙壁是山西大同元璋第十三子朱桂的代王府的照壁，但飞龙也仅为四爪。可见凡印有五爪龙的器皿当为宫廷用瓷无疑。

触摸着她，上古的气息缓缓流淌。历史直观立体细微的展现在眼前，它透出两种文化不断融合的端倪。粗狂彪悍的游牧民族入主中原后，审美情趣逐渐与含蓄内敛的汉文化相交融，两宋期间，受皇家青睐的五大名窑，除窑瓷外皆为单色釉，从青白釉到浊白釉，蒙元与汉宋审美情趣几乎相同，也显示着精细精致的中原文明对游牧民族粗野狂放文化的浸染与矫正。你可以杀伐取胜，最终还是败给文化。抚摸这只碗，如同抚摸那段波澜壮阔、曲折迷离、蒙汉文化和谐共进的历程。

这精致华丽、坚硬而又易碎的碗，如何从巍峨庙堂沦落到寻常巷陌，经历多少兵燹战火、千劫万度、辗转过往而完好无缺？是由浮梁沿大运河北上大都遗失沧州、随封迁移还是皇族沿运河外逃落难落户沧州？时代变幻、人生无常，成败坏往，其间机缘奥妙，真令人发千年之叹。

沧州，真乃藏龙卧虎也。

子们鸡毛毯的底座；那里，还有一条波涛翻滚的大河，南来北往的船只，运送着我们不曾见过的繁华……

在母亲的心心念念中，30年前，我无畏年少懵懂，满怀憧憬，来到了这片土地。传说中的武功少年呢？他们很多跟我一样尚不会花拳绣腿；那个威武的铁狮子呢？在一个无知少年的眼里满是沧桑残破；那条船来舟往的大运河呢？干渴的河床上荒草萋萋，偶尔存留的一小洼水荡不起半点绿色的涟漪。

我对一个地方的情感，困囿于少年的感官，枯萎得不见春色。直到大学毕业后，重新回到运河边上一所高中任教，随着大运河文化品牌力量的不断提升，我寻找与审视的视角，才被重新打开。

单从名字看，沧州是一个多水的地方。溯源字的本义，暗绿色的水为沧，可见这片土地，自古被水滋养。自1500多年前北魏建州，沧州治所一再改变，但长芦、清池、浮阳，这些泛着水色的名字在史册中依然闪着粼粼波光。作为古黄河

入海口，九河下梢的地理位置，注定了这片土地注淀纵横，波光激滟。九河路，大概就是想用一条路的名字，永远铭记一片土地的水色记忆。然而成就这片土地的，不是早已干涸在历史烟尘中的九河，而是自南向北蜿蜒而来的运河。沧州是京杭大运河流经范围最长的城市。运河旖旎旖旎，九曲回肠，在沧州市区内形成一个完美的Ω形状，宛若一个鼓鼓的钱袋子，巨大而丰满，汇聚着南北财富。就在这个钱袋附近，曾有抗倭英雄刘焘的墓地。刘焘是个富有传奇色彩的沧州人，在明朝倭寇肆虐时，抗倭名将戚继光曾为刘焘的帐下参将。他戎马一生，于凶险的战场上虎虎生威，卸下战甲时却极擅诗赋，不乏儒雅气质，似乎诠释着这片土地崇文尚武的古老渊源。

水，赋予了这片土地刚柔相济的性格，由此深信不疑。

追寻中，我对这座城市的认同与热爱，一天天有了抹不掉的痕迹。也许来自母体的情感，一旦被唤醒，便不会再沉睡。母亲所言非虚，这里不

仅崇侠尚义，且文脉绵长，钟灵毓秀。只是，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记忆，沧州在时代大潮中的日新月异，已经不为母亲所熟悉。多年前，我把母亲这颗飘落在异乡的蒲公英种子接回沧州。从曾经的青涩少女到今日的伛偻老妇，与一座城市曾经的风尘满面与如今的现代化发展，形成鲜明对照。市区中心原来的繁华地“小南门”和一代人心中的购物天堂“渤海大厦”已沉淀为城市记忆；运河沿岸散发着陈旧气息的小平房在簇新的高楼下，反而稀缺得成为文人墨客争相寻访的佳处。选一个清秋佳日，漫无目的地骑行在城市的大小街道，缠绕着不经意间涌现的记忆，一座城市的心跳，匀整而安静。尤其夜晚，斑斓的灯光与大运河滢滢清波绣出城市的底色，清风楼像运河之眼，与四面高楼上的灯光互送秋波。每一缕灯光下的世道人心、人情世故，是这个城市最具魅力的因子。

偶尔偷闲，喜欢在运河桥上小憩。沧州城区内的运河大桥各有佳容，新华桥古朴端庄，彩虹桥亮丽隽秀，南环桥雄浑刚劲，唯九河路运河大桥似乎更具旷达开放之气。岸边蒹葭、老柳与“开”字形桥体和不息的车流，把一个城市的古往今生形象于眼前。桥北大运河生态园那个巨大的钱袋子里，绿地舒展得如一首流畅的乐曲，各种游乐设施点缀其间。夏天，每到夕阳凝

视河岸老柳时，三五对拍摄婚纱摄影的新人身着华服，把幸福时刻镶嵌在运河美景的各个空间。河畔的金柳与晚霞里的高楼把刚柔之美远近相融，碧水、绿毯与穿婚纱的姑娘相映成趣。就连在水底招摇的水草，也不忘偷得一缕碎金，送与嬉戏的游鱼。再过一个时辰，这里的宁静将被另一种喧哗取代。小商小贩三三两两，在路旁升腾起烟火气息。来消夏散步的人们，挈妇将雏，在运河岸璀璨的灯光下，演绎一个城市的世俗生活画卷。

春秋两季的九河路又是另一种风情，大自然给路边的草木着色留香。每天，我把雀跃的心情留给清风、秋花、桐叶，还有摇曳的蒹葭，也由此深深体悟到东坡先生“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尽，用之不竭”的快乐。在城市的街道上，我是红尘过客，但心之所至，目之所及，何尝不是自然风物的主人。诚然，母亲、我、生活在这个城市角角落落的奋斗者，渺小得如运河中的水滴，然一滴滴水汇集的力量，就像眼前，每一滴水汇集在大运河湾里，不卑不亢，静静流淌。

一座水润的城市，必然有上善之性，与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互相成就。九河润我，我亦有爱，哪怕只钟情于一树桐叶，一片蒹葭。



人物

拾柴老人

吴思好

我追寻着大运河的脚步而来，却在这里遇见一位母亲。她蹒跚的脚步，在干枯的树枝、枯黄的草根、跃出路面的土坷垃和各种原因出现的深深浅浅的沟中磕磕绊绊地走着，不时拾起几根干枯的树枝。

我在寒冷的空气中，伸出的手如针般密密麻麻地扎，脸被围巾包裹着，被帽子保护着，身上裹着厚厚的羽绒服，脚上穿着雪地靴，依然会冻得跺着脚，埋怨着这个鬼天气。而她，穿着看起来并不厚实的棉袄，有些脏兮兮的裤子，脚上是看不出颜色的破旧的棉鞋。没有帽子，没有围巾，只有一头花白的头发，任由风蹂躏。

她多大年龄，家里有什么人，为什么出来拾柴，我都无从所知。空旷的田野中，除了几只冬日的麻雀叽叽喳喳，就只有沉默的她。似乎，她一直就在，亘古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似的。

运河，干枯了多半年的河道，现在正欢快地迎接着水的到来。如同一个饿极了的孩子，终于看到吃的东西，贪馋地痛饮着。间或有小块的浮冰从水中露个头，似一块上好的翡翠，折射出华贵的一角，又狡猾地游到另一边去了。一只小小的蜗牛，被一块冰挟裹着，无可奈何地也成了其中的一部分，焉知它们不是传说中的琥珀。

汉诗

元宵

亦 谦

中午，太阳和它溢出的光辉像元宵漂浮在一锅汤水中

我去超市买了江米面、红枣、红小豆、红糖
到一个我负责的困难户家中做手工元宵

看着江米面盆中越来越像样子的

元宵
我说，你看
这元宵多像咱们的日子
起初三角八棱，里出外进
但是随着咱们不停地搓
不停地揉

你可以看到
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

风物

鲸川八景(三)

杨 蕊

客船晚烟
去掉来帆一聚尘，个中那复有诗情。 晚来应是卢仝过，留得茶烟一抹横。
在历代吟咏八景之客船晚烟的诗人中，最喜宋代家铉翁的诗情，这首深沉醇美的小诗，轻轻读出，如饮一杯酹茶，浓厚而令人深深回味。
连接南北的大运河，让这个渤海都会之地瞬间喧闹起来。穿梭的船载来了四方的客，盐商、米商、布商、卖海鲜的、卖糖果的……只是不知道那时来往沧州的客商中，可有来看这“鲸川八景”的旅者？商业发达了，必然城市建设得好，想来颂扬八景之词，必不会虚。
日落崦嵫，客商们大多泊宿岸



边，比屋鳞次，帆樯林立，好一派繁华的沧城夜景。

从运河西岸望去，晚烟袅袅，月朗星疏，河水悠悠漾漾，渡头边的客家吆喝着，买得新打的鱼雁，正要准备晚餐。

夜渐渐深了，楼上的客凭窗望月，大而满，照亮了东岸的人家。不远处就是家乡，船上传来的曲调管弦之声，慢慢隐在夜的潮声中。人在旅途，是怅然感怀，是孤愁寂绪，是雄心满怀，瞬间涌上心头，难抑思乡之情。

西园秋暮

从长芦城向西溜溜达达走约50米，便见河水汤汤，跨大运河到了西岸，就是青县地界儿，而西园单指运河边这片膏腴的土地。

看那满眼的秋色，不禁让人欣喜。明晃晃的阳光下，蔬畦菊圃，绿葵紫芋，春种秋收，劳作抢秋的农人漾着喜悦，人人神采奕奕，享受着老天赐予的一年中最美丽的时光。渔民悠闲起网，鱼儿翻跃，喜了隔壁的老母。那一碗鲜美的汤，整个萧瑟的深秋瞬间生动起来。

九月九，登高长啸须乘兴，作赋掀髯且朗吟。吟诗作赋声此起彼伏，看沧州古道西风飒飒，风吹草低，牛羊散布四野，成熟而安谧。

太阳西下，槛外一簇丹枫红似火，已是茶熟香温，菊花开过，收获的人儿三三两两渐稀，只余赏菊人独自撑船满载而归。一刻钟的工夫，载花渡过岸去，邀邻家，聚高贤，坐于窗边，一壶小酒，二三肥蟹，饮酒吸茶，西园把菊，乐听虫鸣……诸种古今风雅之事，游者不知其为秋，如今只能在记忆中去回味品尝沧酒之醇厚、虾蟹之肥美。

人间

觅

高火花

—

我和祖辈们一样，是攀缘于直立树干的啄木鸟。我们生活在北方一段大运河两岸的白桦林里。为一棵树诊病，在病树干上凿洞取出害虫，是我的天职。但我自出生起还担负家族的另外一个使命，寻找一位当年救了祖母的姑娘，这个姑娘最关键的特点是喜欢穿红衣服，喜欢看啄木鸟。

我这一找就是8年。树叶绿了，我就去找那些还没冒绿叶的树诊病；白雪来了，我就去找那些因病导致树皮脱落的树干平；你若来了，我当然就去看你，完成我家族的使命。我一年四季把白桦林转个遍，还是没找到那个符合特点的姑娘。

今年是个寒冬，最低时有零下20多摄氏度，听父母说，这样的严寒也只有祖母的祖母那一辈才经历过，算来也有70多年。那时的生活条件艰苦无比，到处都是枪声炮声，更可怜的是，唯一维持家庭经济来源的树因砍伐或人为燃烧日日锐减，水资源也十分稀缺。好在，现在的林子又多了起来，除了白桦林，还有枣林、桃林、梨林等各种林子。现在喝水也更方便，河里的水这些年来越发丰沛，喝上一口，干净又清甜，和曾祖母他们那会喝的苦水、咸水完全不一样。父母常跟我说，你们这一代可真是享福了。

可没找到那个姑娘，我享得福到底有些不圆满。我必须继续寻找。我开始找很多同林朋友帮我寻找。

前几日，常于草地间找虫子的戴胜鸟带来一个信息，运河南边一个种了很多树和草的居民楼小区有好几个穿红衣服的姑娘，喜不喜欢鸟不知道，但没见她们赶鸟打鸟。我走下树干，必须去看一看了。

二

快过年了，爸妈和哥嫂一家都回乡下拾掇老屋。这几年，运河周边环境整治，村里也搞起了人居环境建设，我很想去看看。但爸妈说，专心复习，过了年就是高考，学习必须快马加鞭、分秒必争！

哎。想想我们家搬到县城已经8年，住进这个小区也快6年了。小区的环境很好，有假山池沼，还有很多槐树和梧桐，常有一些雀子等鸟类光顾。我今天在家门口的草坪上还看见一只戴胜鸟，自由在地觅食，头顶鸡冠般的一撮羽毛一跳一跳的，甚是可爱。我很喜欢这里的生活，但我有时还是很想念乡下的日子，尤其是冬天。

小时候，冬日的阳光比现在还耀眼，我一抬眼，常见得双眼生疼。最喜大雪日，我和哥哥跟着父亲去河岸桦树林拾柴火。活儿都是父亲在做。哥哥早已掏出藏在棉裤兜里的弹弓，练习所谓的射击技术。我喜欢去碰一棵棵树，树上的积雪落下来的一瞬，赶紧跑开，那种莫名的兴奋感不可言喻。

有一回，我发现一棵树上有只奇怪的鸟，它有着很长且厚的嘴，很像父亲常用的一把凿子，头顶上的绒毛通红，和我的棉服一个色，翅膀和尾巴彩色，其余为黑。它用两只利爪在树干上往上直走，停下来后，用那柄凿子咚咚凿树干，吃树缝中的僵虫，动作潇洒又漂亮。我在树下看了很久，想着要是自己也有那么漂亮该多好啊，竟忘了碰树上的雪。可惜，这只漂亮的鸟没待多久就飞走了。后来，父亲告诉我那是啄木鸟，专吃害虫的鸟。这让我对啄木鸟生出几分敬畏。

哥哥拿着弹弓回来，手里多了只鸟。我一看，和我才见的那只啄木鸟一样。哥哥兴奋地告诉父亲，他用弹弓打下来一只鸟。父亲看了，很生气，说不能打吃害虫的啄木鸟，然后没收了弹弓。哥哥失望地把鸟丢在地上，跑开了。我捡起鸟，发现它的脚脖子有血点。回家后，我在父亲的帮助下，给它做了包扎，又喂了些苞米和水。几天后，见它好得差不多了，就放飞了。

8年了，不知那只啄木鸟可还好？它会不会某天从运河的白桦林飞进我们小区的林子里玩？我有点想它。

女记者眼中的“母亲河”